

山川，阻不断人与人的相识相知；岁月，隔不开道与道的互通互和。

“紫气东来，降福海南；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；福佑中华，吉祥绵绵；世界玄同，天下欢颜。”1月21日，“世界和同欢聚”中国南宗道教2017迎春祈福慈善系列活动在定安、海口举行，让人们的目光，再次聚焦于一座山、一个人。

山是海南定安文笔峰，文以载道，“天与孤峰作彩毫，海风荡漾墨生涛”；人则是南宗五祖白玉蟾，和光同尘，“大地山河一卷经，拈来题目甚分明”。

春和景明，人以山乐；放歌挥毫，山以人兴。“塞其兑，闭其门；挫其锐，解其纷；和其光，同其尘。是谓玄同”，就在这人山相和之际，“观我非我，观物非物，观心非心，观空非空”，一串串贮藏于史册的记忆片断开始链接；一句句隐没于诗文的道情真言倏然开腔。

闲时而棋，兴时而饮，畅时而歌，醉时而睡

对自己和善，知足常乐

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一场人生若是一段修行，和善自便是修行人生。不妨让我们“穿越”八百年的时光，听白玉蟾“何处寻师，不如求己”，观文笔峰“云烟五色时来往，千尺峰头自吐花”——

在白玉蟾看来，和善自我，首先便要尊重生命。“道家入门，全要保此形体（身体）。故形为载道之车，神去形即死，车败马即奔。”听，他正于钟灵毓秀的洞天福地传道授业：“性命之在人，如日月之在天也。日与月合则常明，性与命合则长生。命者因形而有，性则寓乎有形之后。”强调性命双修要先修命后修性，以生命为基，求心性大道，并借吕祖《指玄三仙》“只是人身常运转，何劳物外苦搜寻”点拨玄机。

尊重生命，便须强身健体。“食慎勿多，多则生病，饱慎勿便卧，卧则心荡。心荡多失性，食多生病，则药不行。”看，白玉蟾正在凝神静气法帖紫阳道人书华阳《真诰》，并稍加修改，解惑生活细节，提醒众生注意卫生，防疾治病：“人卧室宇，当令洁盛，则受灵气，不盛则受故气”“一身亦当洗浴澡洁”“夫学生之道，当先治病，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”。

强身健体，便须身心愉悦。“人心如目也，纤尘入目，目必不安。小事入心，此心即乱。”“若心不定，即纸窗之微，为人扯破，必生怨忿。”瞧，白玉蟾正与苏辙玄孙苏森促膝长谈，兴起挥毫《懒翁斋赋》：“闲时而棋，兴时而饮，畅时而歌，醉时而睡，此生为任，真所适得自若也，事各各付事物，无心於事，无事於心。”

身心愉悦，自当放下自



琼阁金辉。 陈德民 摄

文以载道文笔峰 和光同尘话南宗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郑彤 通讯员 赵锐

我。“须要海阔天空，方可进德”“心动神疲，心定神闲。疲则道隐，闲则道生。胸次浩浩，乃可载道。”喏，白玉蟾正于西子湖畔“不以我为我，乃见心中心”，“修道原从苦中来，但得清闲处便清闲，此即是道”，顺其自然，逍遥走笔：“决之西则西，可以仕则仕。荷锄死便埋，归园生为谋。”

放下自我，自然淡泊名利。“常生惭愧之心，勿起贪恋之想。”此刻，白玉蟾已“我兴还诗，我欢则酒，醉则还草圣”，粪土当年万户侯：“君看袞袞腰金者，曾见骚坛大将谁”“人若不为形所累，眼前便是大罗天”。而此时的文笔峰，也当是“试将笔架山头屋，问有清幽似此无”，一派和善气象了。

屏除害人损物之心，克务好生济人之念

对他人和善，和睦相处

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秦汉隋唐，宋元明清，对《道德经》的注疏历代不绝，然而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《道德宝章》却为白玉蟾所著。翻开这本传承了八百年的“文化密码”，文笔峰的山林，也便吟诵起与人为善这则暖暖的中华传统文化篇章——

千年今古事，百善孝为先。在这则篇章里，白玉蟾“感天地父母生化之恩”，书写下对亲人常思之和善。虽然“家在琼崖万里遥”“思欲归乡归未得”，只能“夜来梦趁西风去，目断家山空泪流”，但一帧帧月夜的场景，已聚蓄成浓浓的亲情，笔墨落下，处处相思：“音容尚如昨，恩爱空自怜”。而这些思念的力量，终汇集成《道德九要》中的所悟：“当知感天地阴阳生育之恩，国王父母劬劳抚养之德，度师传道度法之惠。则天地国王父母师友不可不敬。”

“佳友品字坐，寒宵未渠央。”对于友人，白玉蟾同样和善相待。他交游广泛但注重交心交品味，其友人大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，而且清正廉洁。像医家胡大卿，便是南宋名臣、今“海南五公”之一胡铨之子；杨长孺则为南宋诗人杨万里之子，为官“有廉声”。而其《古别离五首》赠与的李訢、谯令宪、彭演、黄庸、苏森五人中，李訢为资政殿大学士李邴之孙，历任大理正卿、户部侍郎等职，有佳作入选《全宋词》；谯令宪为孝宗淳熙十一年（1184年）进士，历任都官郎中兼国史院编修、福建转运判官等职；苏森则为苏辙后人。对于这些友人，

白玉蟾不仅和他们“一见如故”，而且相互“徒起敬慕”。如白玉蟾在《送朱都监入闽序》中，便嘱托朱都监“君到彼，须见李曜庵（李訢）诸公”，而苏森也撰文称：“（白玉蟾）与前贤不约而侔矣。先生此去，或隐于名山大泽之中，或游于通都大邑之外，后会又未知何日何地也”，思念之情跃然纸上。

教学相长，青蓝共进。对于弟子，白玉蟾更如春风化雨，不仅在龙虎山上为彭耜（鹤林）、留元长（紫林）解惑，告诫“但以‘信’之一字，为人道之阶；以‘勤’之一字，为行道之本”，留下《鹤林问道篇》《紫元问道篇》；与弟子惜别时，亦留连不舍，感伤“应知人不能如月，月且团圆月月逢”。而吟诵起白玉蟾在告别后写给他们的诗句“日复一日，思我鹤林。雁断鱼沉，实伤我心”；翻阅白玉蟾写给他们的信札，“不以荣辱为心”“君须勤力，勿视我为，我或飘沦，君为可侍”，白玉蟾的良师益友形象更次第涌来。而其弟子亦不负所望，将其理念发扬光大，后人赞曰：“海琼而后，大道一派，归之鹤林先生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后世立法门。”

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对于路人，白玉蟾亦仗义行侠、扶危济困。他不仅留下《安分歌》劝人为善，“心地不明言行恶，做出事来须是错”，泼墨《劝道文》倡导勤俭，“把茅顶盖，莫求安适；煮米疗饥，莫分嫌恶”，还传下《玉蟾御医治病论》悬壶惠民。当听说道友黄季长“曾遇一异人授以痈疽之药”时，更欣然赠序。嘉言善行，同舟共济，不愧留元长点赞：“观其济世利人之念，汲汲也！”

湖山却相知，对人长青目
与自然和善，天人合一

慈心于物，积行累功。如果说乐己乐人，是把自我和他人视作命运共同体的话，行走于山水之间的白玉蟾，更写下“禅不用



1月21日晚，南宗道教迎春祈福慈善晚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。
赵锐 供图

参，道不用学，行住坐卧，是大圆觉”之偈语，乐山乐水，把人与日月星辰、天地万物视为一个共同体，行是芒鞋竹杖，住有月冷竹林，坐听猿叫风号，卧伴岩烟松花，寻幽入微地追求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——

道山学海，仁者乐山。在白玉蟾的眼中，山不仅是情感丰富的歌者，或低吟浅唱“一点春山一点愁，一丝暮雨一声鸠”，或引吭高歌“千山万山翠打围，稻田万顷如棋局”；还是束修自好的隐者，或在福建永春境内的百丈岩“夫岂知山林，清寒益我姿”，或于广州白云山“满山红白福桑花，蒲润深中尽可家”。同时，山更是有灵魂的悟者，或在棘隐壁静等“白鸟忽飞来，点破一山翠”，或在笔架山展现灵慧性，“山灵惊呼猿鸟乱，清魂复被风吹散”……此刻的群山，便打开了一扇扇心扉，“山花野草皆谈说，蠢动含灵侧耳听”，摇曳出玄妙之门。

白水鉴心，智者乐水。在白玉蟾的笔下，水不仅是灵性十足的行者，在庐山脚下“携子高歌醉归去，一溪寒碧绕山根”，于上海景德观前“寒泉泻破青山腹，青山不改寒泉绿”；还是逍遥曼妙的舞者，于潇湘喜跃抃舞，“雨点断蓬休作梗，浪声与枕始相忘”，在升真洞旁舞姿翩翩，“一溪春水漾寒碧，流出红桃几片花”。同时，水更是得道的引者，在汉江之滨激荡思潮，“汉江北泻，下长淮、洗尽胸中今古”，于武夷九曲溪入世寻缘，“满洞桃花人不见，一溪春水为谁流”……此刻的百川，便倒映出遥远的星光，“道人天地便为家，惯见溪山眼不花”，璀璨出大道无形。

“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”。群山凝聚万里，镌刻下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命运共同；百川涤荡千年，涤荡出“善行无辙迹，以心知心；善言无瑕谪，以性觉性”的《道德宝章》。乐山乐水，共美其美！问道为何物？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、海南道教协会会长、文笔峰海南玉蟾宫住持陆文荣有言甚妙：“‘自一身推之，吾一身即天地，天地即吾一身，天下之人即吾，吾即天下之人’，是道；夫妻琴瑟和鸣，乡邻和睦相处，国家鼎鼐调和，岁丰年丰时和，更是道！天时，地利，人和，得道者，多助！”